LIBRARY
JUL 22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BJ
1548
L53
1692
v.1

古宜孫艮夫先生彙編

犀言瀝液

本衙藏板

羣言瀝液序

言者所以明道也古之君子懼道之不明不得已而有言言之所傳道之所載也六經四子尚已三代而

下大儒輩出莫不溯源承流考鏡得失深切著明以垂訓於後而後之學者好爲新奇逞臆說以自名其家而於古先儒之言置焉

不講是以言日益多道日
益晦正學混淆異說蠭起
大之倫常名教違其理微
之日用飲食失其恒希聖
希賢之路於是乎岐愚夫

愚婦之知能於是乎惑而道烏乎明哉能明道者不必研精覃思自創其言以矜闢距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多聞擇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然則彙集群書博綜約采以先儒之言垂訓天下豈不事逸功倍勝於自創其言者乎三韓梁艮夫先

生與余同官內院者七年
道合而心孚判袂以來閑
戸潛修毅然以明道爲己
任所纂羣言集自漢唐宋
元明至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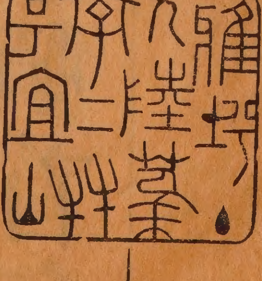
本朝名儒鉅公有志明道以維
世教而正人心其格言碩
論確乎不易者先生爲之
博而綜焉約而采焉或節
取而不嫌於畧或全擷而

不病於煩或一人而前後數見則說以兼收而備或一事而彼此互析則義以各出而精要其大旨總歸於明道而已道明而世教

以維人心以正日用飲食
之恒不失則倫常名教之
理不違使愚夫愚婦不惑
於岐途邪說則與知與能
之衆無不可以希賢而希

聖然則良夫垂訓之功其
於世教人心豈小補哉吾
願天下之人家置羣言集
一部朝夕警惕庶幾聾者
皆聰於耳而不慮淫哇之

相聒也
康熙甲戌孟秋下浣內閣
學士兼禮部侍郎年家
眷同學弟陸棻頓首拜
撰



序

葢聞習俗之沿流也中於世道人心而不可衰止聖賢之徒出而剖是非別邪正提撕而警覺焉然歷世日久往往目爲迂談甚至取其辭而不知其意卽或

解其意之所在而不能用力以
體之直無濟耳更有騎墻者流
口誦聖賢之經不免依違遷就
溺於末俗之所爲而寡聞淺識
之士爲其所惑靡不附影而隨
聲譬之終日睡夢恍惚不醒瘖

室一燈何時復朗余曰是無人
焉大呼之故至此梁艮夫先生
見及此矣先生系出華閥弱冠
登朝其歷仕功績歷歷在人耳
目間邇來優游林下講道論學
確有所得於是上自漢唐下至

近代輯其切實要語勒成一編
公諸同好可謂能讀書者矣夫
天下讀書人葢不少也然兀坐
一室不過呫嗶咿唔剽竊聲譽
以爲有得而已其於道學何如
哉古之讀書者實踐躬行見諸

時有其用垂諸後有其言寧徒以文采取悅當世爲也余閱先生羣言集及其凡例數則誠可謂能讀書者矣抑聞之道學貴辨眞假眞則據精髓而會其原假則竊規模而昧其意今覽集

中所載破流俗之見聞開人心
之覺悟微言奧旨厥有眞傳炳
如日星流如江海非蓄積數十
年者未易辨此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於性理諸書勅
令繙譯咸使曉解先生羣言集

乃應運而出殆與
興朝文敎有相發明苟披閱者不
徒以爲紙上空言而身體力行
之扶世道正人心其在斯歟其
在斯歟
旹

康熙壬申孟春秀水沈廷文拜

撰

序

先生嘗爲靜中吟以闡道矣又懼夫
邪之足以亂正也而有雜著可謂深
切著明矣而猶慮其言之無徵也爰
復爲羣言集是集也先生借諸君子
之言以伸一已之見固不專於闢邪

而闢邪其大旨也天下學術有正有邪邪之勿闢正於何存故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楊墨者蓋其邪者也顧楊墨邪矣而天下古今之入於邪者又豈止楊墨而巳哉儒者誠有志孔子之道則爲楊墨之

邪者闢之卽不爲楊墨之邪而其邪
或類乎楊墨甚且過於楊墨者亦必
盡舉而闢之此諸君子所以不能已
於有言而先生之樂爲稱述之也襄
受而讀之蓋自老佛陰陽家以及村
豎里媪之談一切迂怪不經之語悉

與剖決淨掃塵翳洵醒迷之霹靂清
夢之晨鐘也而命以羣言瀝液蓋取
前言足則爾先生之心良追矣然而
先生之爲此甚不易矣始時聚百十
人之著作千百卷之簡編耳受心裁
反覆參訂精之又精約之又約而後

從數十人中輯成八卷刻竣後復屢
加刪補故先後印本多所不同此其
研精覃思以啟牖人心為何如而向
非見道分明如立堂下以辨堂上人
之曲直又豈能如是之審確哉抑襄
更有說焉自明及今之論姚江者率

云陽儒陰釋竊謂此可以指象山未
可以加姚江也象山學於僧宗杲之
徒得光受修鍊精神之秘術而駕言
先立乎其大以附於儒誠似有故爲
陰陽之意至於姚江之致良知儒家
從未有此三字之文而其自爲訓註

者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佛氏開此方便卽我之致良知又曰我之致良知卽佛氏之常惺惺姚江之直白承認無所掩覆明矣而論者概以陽儒陰釋與象山之改頭換面同類而譏之不亦近於誣乎請以臆

見補諸君子所未及且質我先生而求裁定焉先生刻是集襄向已爲之序矣而未能悉達其意故易此數言附諸簡末云

臺山後學閻襄孫七氏拜題

凡例

一余病目疾○謝客靜坐○二十餘年○匪卷帙無以娛也○而繙閱爲艱○幸子弟輩讀書○良友數人來往○家有藏書○更迭誦○余傾耳以聽○冥心靜索○採其言之醒豁暢達者○日積月累○輯成此編○葢恐閒時昏惑○或有怠荒○檢此一觀○動靜云爲○庶可稍免差謬耳○

一名賢著述○隨所聽聞○有得於心○即錄諸册○不拘後先之序○不爲門類之分○葢紀者錯雜而互陳○

則閱者鼓舞而不倦。如遊者之於目也。方見水窮。隨看雲起。自興味悠然矣。

一是集所採。如周程張朱。則以某子稱。其餘有謚者以謚稱。有號者以號稱。若謚與號無考。竟以諱稱。至姓名不傳。僅存其書。又以書稱。蓋書籍繁多。率難一律也。

一平日師傳心授。向慕而服膺者。惟有程朱而已。數十年來。潛搜苦索。博叅互考。信孔孟之心傳。眞無有踰于程朱者也。故集中網羅古今。而一

準之以程朱之義。不敢失所依歸焉耳。

一規言箴論。累帙連篇。古人之言。無非金玉。然余不暇述也。所述者。大抵事居疑似之間。理在毫芒之際。聖狂出入之關。人鬼分途之要。則細辨而詳述之。吾人有志理學。欲析之於幾微。直窮其底奧。窺聖域而見天心。則斯集亦一葦之航也。

一集成八卷。記載幾何。以管窺天。掛一漏萬。曷敢問於海內大君子也。然牽一髮而頭爲動。舉一

隅而三可反。因類相推。即斯稱備。躬行不遠。安事繁多爲乎。

一是集所閱之書。歷有千卷萬帙。百家兼收。理學爲本。談言微中。輓近之議。可珍。設論偶乖。古昔之言奚取。葢日用常行之間。父子夫婦之際。只要了然於心。便可爲訓於世。不然者。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夫子固明以教我矣。

一集中所載。爲辨邪正、明是非、別眞僞、析疑義、釋妖妄、破積習而設。而亦有不盡於此者。葢余爲

此書。大抵為人心起見。為斯道起見也。苟可開
發人心。闡明斯道。金石兼求。參苓並用。類為項
門之針。不是單方之效。

一余究心此事。歷二十餘年。或偶觸一事。懸想空
摹。徹晝徹夜。至廢寢食。忽然有得。恍乎如見。而
質諸古人。契如符券。則錄之。或偶讀一書。將信
若疑。翻閱諸家。互相參較。善多從衆。快然於心。
雖老嫗童子。可共解說。則錄之。蓋日月山川之
外。別無天地之奇情。綱常倫紀之中。已畢聖賢

之大用。行之有跡。方是眞傳。口不可言。卽無此事也。

一華詞藻語。名之府也。卽學之害也。所以自宋儒以來。義取乎達。不爲豔麗。凡欲人之措諸實行也。余爲此集。凡古文之駢麗皆不錄。卽前賢之吟咏亦不載。亦有望於人之措諸實行耳。諸所劄記。皆據刋本中一一摘取。若其人之生平行誼。余固未遑詳也。

一前人之言。後人奉爲模楷。如妄行更改。難免無

忌憚之譏。是集所載。無論漢宋大儒。即出自近
代。亦未敢輕易字句。惟意思重複。詞氣冗長者。
間行節取。蓋博採謨猷。不異釀花作蜜。去玆浮
泛。如同集腋爲裘。識者當不以割裂爲嫌耳。

一此集向名大呼。以余賦性椎魯。遇事善忘。故輯
此編。借以提撕。意圖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本欲自呼。非敢呼人也。恐讀者不察。謂余爲妄。
因思集中所錄。皆諸公偉論。今易其名曰羣言
瀝液。蓋取其立言精確。足以自醒昧瞀也。但舊

板刷印者。同人索去。已數百部矣。前後異名。而
集中段落。又幾經刪補。類多不齊。觀者幸察之。

梁顯祖艮夫氏識

羣言瀝液卷之一

古宜梁顯祖艮夫氏彙編

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

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程子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之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

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
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
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張子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
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
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
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
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
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

朱子曰。老子初只是淸淨無爲。淸淨無爲。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

薛文淸公曰。聖賢之書。統體純粹而不雜。諸子之言。雜駁中亦有純粹者。節取焉可也。

羅整菴曰。嘗閱佛書數種。多誕謾。達磨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說話不勝其多。大抵首尾衡决。眞妄不分。眞詖淫邪遁之尤者。

眞西山曰蒙莊氏以軒冕爲寄以形骸爲逆旅可
謂達矣然其弊也舉天下人倫物理一以虛假
目之如此則善不必勉惡不必戒此害道之尤
者也

劉子翬蒙齋記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
爲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晉魏之士
爲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爲辭藻所蒙皆處偏滯
而不反如波衮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
瞑初不知其豁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

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

方正學曰。道本於人心。非幽深玄遠不可知也。而人鮮知之。邪說惑之耳。古之爲邪說者。其言異。其術異。其名亦異。其心亦自以爲異於聖人之道。故其說易攻。而民之智者不之信。後世之爲邪說者。其言與術皆異。至於問其名。則自以爲儒。問其所宗。則以爲得聖人之傳。故智與愚者皆溺焉。聖人之道。載於經。可知矣。未嘗使人求道於博文約禮之外。聖人沒。明道莫過於子思

孟子○而二子○之所言○近而身○遠而天下○要其原○
則本之天命○語其事○則愚夫愚婦○皆可知之○亦
未嘗爲窈冥渺邈之說○使人不可致詰○也後世
邪說者○則曰文不必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
不可以言傳也○嗚呼○是○果○何○道○耶○以聖人之智
睿○七十子之偉傑○其過於人亦遠矣○然而必學
於詩書禮樂六藝之文○至於終身而不厭○彼邪
說者○則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於吾心○俟其頓
明忽悟而後可○嗚呼○是○果○何○道○耶○且經之作何

爲也○聖人思已之身○不能常存以淑來世○故載其所言所行者○使人取法焉耳○今人必謂無所用乎經而可以爲聖賢○則邪說者果勝於聖人也耶○棄書語○絕念慮○錮其耳目而不任○而僥倖於一旦之悟者○此西域之異說○愚其身而不可用於世之術也○而學之○謬自附於聖人○而曰聖人之道固如是○不特誣其身○而又誣後之學者○何其甚惑耶○自斯道之不明○其欲惑斯民者亦衆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爲墨○楊者不諱其名爲

楊申韓老佛之徒各不諱稱其名故放言而驅之則人隨以定其爲害可息也天下之大害莫甚於名是而實非異端其實而聖賢其名此士之所以從之者衆也然非彼之過也從之者愚也

胡敬齋曰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此二句說盡天下古今之病自古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流入空虛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

不明以近似者爲眞故也

呂東萊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賢慕聖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

眞西山曰釀酒之米精液已去不可復釀爲酒名

爲糟粕比之死者精魂已去枯朽之骨不復能
言語動作則甚切至若以聖人之書比之爲糟
粕則擬非其類似是而實非也蓋書者傳心之
要典在焉聖人雖死而所以不死者則固於書
而存焉無此則無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
爲萬世開太平斯人流爲禽獸而不自知矣故
書之存於世如元氣流行於四時之間萬物皆
賴以生生者也世儒乃謂聖人教人讀書非所
先者其殆老莊氏之緒論也歟吾是以懼而爲

之辨。

朱子曰。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

謝上蔡曰。學須先從理上學。盡人之理斯盡天之理學斯達矣下學而上達。其意如此。故曰知我

者其夫乎○人心與天地一般○只爲私心自小了○任理因物○而已無與焉○天而已○豈止與天地一般○只便是天地○

羅整菴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爲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蓋方是時○禪學盛行○學者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嘗陷於一偏○蔽於一已○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

憂之。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合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彼此交盡。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於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誠亦鮮矣。夫此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萬。初匪安排之力。會萬而歸一。豈容牽合之私。是故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卽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物。固無分於鳥獸草木。卽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

森然其不可亂斯爲格致之極功然非眞積力久何以及此

朱子曰。百行萬善。固是都合著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

方正學曰。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一焉

雖處乎崇臺廣厦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
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
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
眞西山曰昔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
上蔡先生語以告曰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
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
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呼今人局
迫樊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過錐刀焉足
以語此。

楊龜山曰揚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壞豈可修乎惟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宋景濂曰天人之際難矣苟有以感之非難也天穹然而在上人藐然而在下勢絕而分殊豈易感哉然人之身天之氣也人之性天之理也理與氣合以成形吾之身與天何異乎人或不察乎此而謬迷其天性始與天爲二矣能以誠感天寧有不應之者乎

丘瓊山曰。先儒謂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天與帝一也。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言祀五帝。亦如之。所謂昊天上帝者。兼天與帝言之。蓋以主宰乎天者。其神之大者在此也。所謂五帝者。言帝而不言天。蓋隨時隨方而立名。其神各主宰乎一方之氣也。漢儒不明此義。附會而爲六天之說。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太一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固無二帝之理。況五六哉本

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王太乙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儘見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革○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薇並列○至其所爲上帝稱號○又於昊天之下○加以金闕○於上帝之上○加以玉皇夫金玉之爲物滯於形乃世俗之所貴者而非大道之所寓也顧以世俗之所尚者○以爲上帝之尊稱○其褻瀆甚矣○且老聃生于周

未死有墓及子孫乃人鬼也而躋之天神之上
且不可況上帝乎

胡氏曰禱之爲禮非正禮也而忠臣孝子切至之情有不可廢者故聖人之立制猶盟詛之類爾然君子不自爲也惟君父則可而又必於其鬼焉若非其鬼則是淫祀而已又安取禱乎子路所謂上下神祇者殆非大夫之所得禱也以此推之後世祀典之失又豈可勝言哉

胡五峰曰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

而可見。則爲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爲無。夫可以有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老氏乃以有無爲生物之本。陋哉。

朱子曰。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爲清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爲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爲學。却是

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爲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宋名臣言行錄曰。胡安國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

屏絕○嘗答贛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擴充○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太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敘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繆○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

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皆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廣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

胡敬齋曰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

甚多。此言無爲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爲眞清
淨無爲矣。此言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
故無昏塞。彼遂以爲眞空無物矣。此言無慮是
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爲眞無慮矣。
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
省察。不可造次顛沛之離。彼遂以爲凡其所適。
無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
謝廷芳曰。卜筮之說尚矣。予但嫉夫今之卜筮者。
誣罔百端。與古相戾。無足取信。如占疾。苟能斷

其安危。決其吉凶可也。今曰某神禍之。某鬼祟之。禱則生。否則死。吁何其卦爻之間灼見鬼神如是耶。其宅妖妄大率類此。予之所以不信者此也。非謂無著龜之靈也。

蘇老泉曰。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爲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

之祿以能久其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
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爲天地必將
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
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
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服忻
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
遇之是以簡狄姜嫄爲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
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
以詩有天命鳦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

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駁鳥降爲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呑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漦至周而發之化爲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

狄而吞卵姜嫄而踐跡則其生子亦當如褒姒
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弃也或曰然則稷何
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
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
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
也
曹月川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一章書亦孟子
拔本塞源之論帝王記事之書而過實有如此
者況後世乎邪誕妖妄之徒索隱行怪欺世盜

名之所作。不曰經則曰書者。又可信耶。適足以
戕人之心。壞人之性。導人之惡。滋人之迷而已。
故朱子詩曰。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賈長沙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
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
不知大體。欲知大體。非秉禮以爲教。其孰能從
之。
程子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
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

適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司馬溫公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世之高論
者競爲幽僻之語以欺人使人跂懸而不可及
憒瞀而不能知則盡而捨之其實奚遠哉是不
是理也才不才性也遇不遇命也
李延平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胷襟流出非從領
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
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丘文莊公曰神怪之興謂福可禱而得禍可祈而

免○不信人道而信鬼道○不行正術而行邪術○棄經典之所載○而狥異端之所爲○由是天地之氣亂○幽明之理微○蚩蚩蠢蠢之民○心無所主○而邪偽之徒○乘其所蔽而惑亂之○脇之以禍害○誘之以福利○如漢末之五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勒佛出世○皆是假神以作亂也○明主知其然○制爲祭祀之禮○秩乎其有序○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臣請於凡天下神祀○非經典所載○一切革去○凡夫世之所謂扶鸞降神○追魂攝魄等術○不

許士民習學崇奉違者治以重罪是亦正人心息邪術弭禍亂之端也

程伊川曰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便是地理書也但風調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數倍矣

陸宣公曰。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辨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

司馬溫公曰。或問迂叟事神乎。曰。事神。或問何神之事。曰。事其心。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朱子答連嵩卿曰。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

死而遽亾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亾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亾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

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混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襍。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

胡敬齋曰。孟子在本原上看。故以性爲善。荀子在情慾上看。故以性爲惡。韓子在氣質上看。故以性有三品。楊子見道不明。故曰善惡混。程。朱。通。

兼本原氣稟而言斯爲明備。

陳清瀾曰義理所以主宰乎知覺知覺所以運行乎義理朱子曰、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帥。

司馬温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朞年、再朞、除喪、飯僧設道塲。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脩建塔廟。云爲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味。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况於

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盧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

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買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呂新吾曰。人心喜。則志氣暢達。飲食多進而不傷。血氣冲和而不鬱。自然無病。而體充身健。安得

不壽。故孝子之於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自家既不惹起。外觸又極防閑。無論貧富貴賤常變。順逆。只是以悅親爲主。蓋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也。即不幸而親有過。亦須在悅字上用功夫。幾諫積誠。耐煩留意。委曲方略。自有回天妙用。若直諍以甚其過。暴棄以增其怒。不悅莫大焉。故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師子曰。任天下之事。易於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

事易於成天下之事故聖人貴成天下之事而不計乎死與生也生而敗天下之事生亦奚益死而不能成天下之事死亦奚益生也死也君子未嘗有所擇所擇者正與不正而已不正而死不若正而生不正而生不若正而死君子無求生以害仁不貴乎苟生以敗天下之事也有殺身以成仁貴乎成天下之事而死之以正也至於死則非君子之所得已不得已而死死而能有所成則死猶生也故君子必死之雖然唯

聖人無死地。無死地者。不獨能知幾。而又且見於未萌也。所以能見於未萌者以明乎理故也如舜不爲象所害。孔子不爲[illegible]桓魋所殺是也。凡能爲人所害所殺者。謂之仁。謂之難則可。不可以謂之聖也。然聖人非臨事苟免。蓋不至於苟免之地也。苟不能見於未萌。不幸而至于難。權輕重而義有所在。死其所當死亦聖人之所許也若子路之死于蒯聵。可以死。可以無死。傷勇者也。故孔子謂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

子不以柴之來爲非○則知由之死未爲是也○方
子路之未死○孔子已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則
知子路之死○聖人之所不取也○子畏於匡○顏淵
後○孔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
死○使孔子死於匡○則顏淵必死之矣○若顏淵可
謂知所事○知所死矣○後世之人○不明義理○不擇
所事○而死於其難者○有之矣○是特犬馬之忠而
已○比之賁王以爲利者固有間○然皆不得其死
者也○鳴呼○君子之出處○所與所事○實死生之所

繫可不擇哉

郝氏曰學者讀金縢但當思聖人忠孝誠敬迫切至情而不必奇其事如謂武王疾愈果以周公之請愚不敢知修短自然未可以請代免也如謂風雷之變天果欲啓金縢之冊愚亦不敢知天何心未必爲金縢風雷也武王無周公之請亦未必死成王不因風雷之變則未肯悟聖人精誠之極適與事會易所謂盡性以至於命也方其迫切請代惟知臣爲君死何暇計事之有

無而藏冊金縢亦何期後日見知仁孝誠敬惟曰盡其心至於受命如嚮莫之致而至命也夫

呂東萊曰怪生於罕而止於習赫然當空者謂之日燦然徧空者謂之星油然布空者謂之雲隱然在空者謂之雷突然倚空者謂之山渺然際空者謂之海使未識而驟見之豈不大可怪耶其所以舉世安之而不以爲異者習也焄蒿悽愴之妖木石鱗羽之異世爭怪而其傳之者以其罕接於人耳天下之理本無可怪吉有祥凶

有祲。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是猶晝之必夜也。何怪之有哉。夫子之不語怪。非懼其惑衆也。本無怪之可語也。

唐荊川曰。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吉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喜。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凶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悲。則是巫卜星相堪輿。常操吉人凶人悲人喜人之權。以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吉凶悲喜。一繫于巫卜星相堪輿之口而聽焉。若是何也。人情常

喜希覬乎其所不可必而常揣摩乎其所不可知而術家憑鬼神以自神故多言而或信巧發而奇中操希覬之心與揣摩之見而卬之憑鬼神之人而投之巧發奇中之說宜其入人之深也諸家之中其尤熾者曰堪輿其指畫天地支離五行八卦奇中之說尤多而人尤尊之堪輿家吾不知其所始意其初本以候土驗氣測量水脈以寧死者而費慈孝如是而已蓋未始有鬼蔭之說自茲說之行至使子孫露其先人不

葬以待吉地與吉日故其人而不免於水火者
有矣或取土中數十年之陳齒非有山崩水齧
而好數徙之甚者豫章饒歙之間盜地以葬往
往至於殺人而不止然則堪輿家之說吾懼其
不爲祥而爲孽也夫儒者之論殃慶歸之積善
與惡其說至精猶或半驗半不驗則天道遠也
而謂既朽之骨叢禍叢福若呼谷而響答焉其
亦未必然歟
朱子曰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

之造物亦非極摯之語

或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程子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卻都不說著。卻於山川外。土木人身上討雨露。土木人身上。有雨

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與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
與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爲靈驗耳
豈知適然某常至泗州恰値大聖見及問人曰
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
其妄與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嘗來問
學但非信道篤者會在泗州守官値城火定遂
使兵士舁僧迦辟火某後語定曰何不舁僧迦
在火中若爲火所焚卽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
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

做事待何時耶惜乎定識不至此

眞西山曰夢之理最爲精微周禮占夢有所謂正夢者有所謂思夢者念有正邪故夢亦有正邪高宗夢得說孔子夢見周公此所謂思夢之正者也聖人所存者誠故其夢亦誠凡人夢寐紛亂或見世間所無之物皆妄也然趙武靈王夢吳娃而實得吳娃漢武帝夢木人而宮中果有所埋之木人梁武帝夢河北諸侯來朝而侯景果至此三人者皆因夢而名亂雖實有其人實

有其事然趙武靈王溺於女寵漢武帝惑於鬼神梁武帝志於土疆其心不正故其夢隨之此亦思夢之不正者也

莊定山曰佛老之害過於楊墨人皆知之科舉之學其害甚於佛老者人豈知哉爲我兼愛寂滅虛無固足闢矣至於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終身而不知反者則又佛老之所無也是故古之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自近而遠自

易而難○施之有本○進之有序○科舉之學○亦有是
哉○必也屬聯比對○而點綴紛華○某題立某新說○
某題主某程文○皮膚口耳○媚合有司○五經四書○
擇題而出○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弔哭祭○學
禮者不知○崩薨卒葬○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
學哉○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覬覦剽竊而已○明德
新民○果如是乎○性分之內○果有此乎○
程子曰○匹夫至誠感天地○固有此理○如鄒衍之說
太甚○只○是○盛○夏○慼○而○寒○慄○則○有○之○理○外○之○事○則○

無。如變夏為冬。降霜雪。必無此理。

王仲任曰。世俗信禍祟。以為人之疾病死亡。被罪戮辱。皆有所犯。起工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至於死亡。如實論之。皆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為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指以為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而不言。聞福匿

而不違。積禍以驚不慎。列福以勉畏時。故世人無智愚賢不肖。皆畏懼信向。不敢抵犯。要非聖人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以定立決以卜筮示不專已。欲令衆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卜。易載八卦。從之未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由此言之。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罹禍。不在觸歲犯月。明矣。

或問子之祭先祖。固是以氣而求。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朱子曰。子之於祖先

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
亦有氣類。烏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亦是
從氣類而祭。烏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必於
學。其氣類亦可想。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
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
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
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只
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功德在人。人自

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畱吳泰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

羅整菴曰世道升降繫於人不繫於天誠使吾人顧惜廉恥之心勝於營求富貴之念三代之盛未有不可復者

石堂陳氏曰、自古文人。如宋玉、相如、楊雄、班固、陸機、駱賓王、張說、劉禹錫、柳宗元諸人。與近世蘇氏之徒。皆輕儇淺薄。浮華妄誕。且復矜其巧慧。傲睨人物。荒淫不道。往往爲之。夫沉身之禍猶輕敗俗之罪尤大。故程氏之門。以高才能文章。爲人之不幸。使讀書而不知道。豈爲臣下者所宜尊尚哉。

楊升菴曰。張橫渠喜論命。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

不知也。康節之言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
定數。蠢子數。托名康節。豈不厚誣前賢。

劉孔昭曰。昔畢萬以盈大會福。晉仇以怨耦逢禍。
然盈大者不必盡吉。怨耦者不必盡凶。而懷愛
憎之意者。以其名有善惡也。今野人晝見蟢子。
以爲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鵲者。以爲有爵位之
象。然見蟢者未必有喜。夢鵲者未必彈冠而人
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

丘瓊山曰。追薦之說。惟浮屠氏有之。而近世黃冠

師。亦有所謂煉度者。彼見浮屠得財。亦效而尤
之也。在宋時猶未盛。故温公書儀。只言浮屠。而
家禮亦止云不作佛事。非謂道教可用也。雖然。
世俗之所以爲此者。蓋以禮教不明於天下。士
庶之家。一有喪事。無所根據。因襲而爲之、以爲
當然之禮耳。其間固有爲因果而作者。然亦其
徒云耳。若夫市井小人。其親之存。飢寒患難。尚
有所不卹。况其旣死。又肯捐其財。超其出地獄
而升天堂哉。夫亦畏世俗之譏笑而爲之耳。若

夫所謂士大夫。及仕宦之家。其心亦有知其非而不欲爲者。然念其祖父以來。世襲爲此。而凡其親族姻戚鄉鄰之家。無不如此者。而我何人。一旦乃敢不爲。既恐他人議巳之不孝其親。又恐其譏巳之吝財費也。中有特見之士。毅然欲爲。然當親死之時。五內分裂。其禮散見於經傳之中。無有定說。平時失於講究。一旦臨事欲行。從何措手。欲資之人。一時無有所謂稽古知禮者。苟直情而徑行。則又反不如二教之有據依。

是以不得已而用之也。彼佛之言。止說天堂地獄。歸向之者。可以免苦而卽樂。未有所謂科儀也。科儀之作。葢我中國之人。竊我儒之土苴。乘其隙而用之。以攫民財。吾儒之不覺也。方且作爲言語文字。以攻擊其非。而不知吾禮之柄。爲彼所竊弄。是以攻之非不力。而卒莫如之何也已。

薛文淸公曰。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猶無益也。

朱子曰。天地之化。雖則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氣化之自然。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散。無復叓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

薛思菴曰。天高地下。萬物流行。分明是箇禮樂自然。

眞西山曰。吾道有體有用。與異端寂滅之教不同。

此心當如明鑑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鑑明水止其體雖靜而可以鑒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人心之妙正是如此若槁木之不可生死灰之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人之有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其可委之無用乎吾道異端之分正在於是不可不察

羅整菴曰象傳神道設教一言近世諸儒多錯會了其所見率與杜鎬無異夫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無非神道設教之事不可以他求也葢一陰

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道○云○者○合○體○用○而○一○名○之○爾○天地間只是此理○故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此義不明○至使姦邪如王欽若者○得假之以欺其君○以惑其眾○學其可不講乎○

呂新吾曰○聖人垂世則為持衡之言○救世則有偏重之言○持衡之言○達之天下萬世者也○可以示極○偏重之言○因事因人者也○可以矯枉○而不善讀書者○每以偏重之言垂訓○亂道也夫○誣聖也

夫。

程子曰。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會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會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某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此言

極善。

陳北溪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氣脈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牛睿絕。

亦皆一類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葢
刻出於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
後有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
恃同姓為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
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
子為後以姓離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同而
屬疎者然賈充以外孫韓謐為後當時太常博
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
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朱子曰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閒輒數起火居民頗憂恐有巫楊媼因之遂與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火也宜殺之乃斬媼於市自此火遂息

程子曰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

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

羣言瀝液卷之二

古宜梁顯祖艮夫氏彙編

周子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呂新吾曰自古聖賢孜孜汲汲惕厲憂勤只是以濟世安民爲己任以檢身約己爲先圖是以生不爲世間贅疣之物死不爲幽冥浮蕩之鬼乃西晉王衍輩一出視身爲懶散之物百不經心放蕩於禮法之外一無所忌以浮談玄語爲得

聖之清。以滅禮廢教爲得道之本。以浪遊于山水之間爲高人。以啣杯于糟麴之林爲達士。人廢職業。家尙虛無。不止亾晉。又開天下後世登臨題詠之禍。長惰慢放肆之風。追原亂本。葢開釁於莊列。而基惡於巢由也。

朱子曰。學者往往多歸異教。何故。葢爲自家這裏工夫欠缺。柰何這心不下。見禪者之說。有個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恁地現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不知自家這裏有個道理不必外求。

此心自然各止其所
陳北溪似學之辨曰或曰今世所謂科舉之學與
聖賢之學何如曰似學而非學也同是經也同
是子史也而爲科舉者讀之徒涉獵皮膚以爲
綴緝時文之用而未嘗及其中之藴止求影像
髣髴畧畧通解可以達吾之詞則已而未嘗求
爲眞是眞非之識窮日夜旁搜博覽吟哦記憶
惟鋪排駢儷無根之是習而未嘗有一言及理
義之實自垂髫至白首一惟虛名之是計而未

嘗有一念關身心之切。蓋其徒知舉子蹊逕之爲美。而不知聖門堂宇。高明廣大之爲可樂。徒知取青紫伎倆之爲美。而不知潛心大業。趣味無窮之爲可嗜。天命民彝。大經大法。人生日用所當然而不容闕者。悉置之度外。不稍接心目。一或即及之。則解頤而莫喻。於脩已治人齊家治國之道。未嘗試一講明其梗概。及一旦躐高科。躡要津。當任天下國家之責。而其中枵然無片字之可施。不過直行己意之私而已。若是者

雖萬卷塡胸。錦心繡口。號曰富學。何足以爲學。峩冠博帶。文雅醞藉。號曰名儒。何足以爲儒。假若胸臆歐蘇。才氣韓柳。謂之未曾讀書亦可也。然則科舉之學。視聖賢之學。正猶枘鑿之相反。而不足以相通歟。曰科舉程度。固有害乎聖賢之旨。而聖賢學問。未嘗有妨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

一一皆可用之實。而有司明眼者得之。即爲國家有用之器。非止一名一第而已也。況其器局高宏。功力至到。造道成德之大全者。所謂伊傅周名。王佐規模具焉。倘遇明王聖帝。雲龍風虎之會。則直探諸囊而措之。與斯人同躋至道之域。又斯世之所不能舍也。但時王立科目之法。專指三日之文爲名。而素行不與。在學者讀書而言。則以聖師孔子爲祖者也。吾夫子平日之所以教。群弟子之所以學。淵源節目。昭昭方册。

固有定法正學者所當終身鑽仰斃而後已非可隨人遷變者矧自聖朝列祖以至今日已有尊崇之道而荆蜀江浙閩廣及中都之人復多以此爲習尚則亦此理在萬世不容泯沒其輕重緩急固有辨也或曰生斯世也非能絕意於斯世而舍彼就此也曰時王之法何可舍也假使孔孟復生于今亦不能舍科目而遠去則亦不過以吾之學應之而已焉能爲吾之累也然則抱天地之性負萬物之靈而貴爲斯人者盍

亦審其輕重緩急而無甘於自暴自棄也哉

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地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訓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

顏之推曰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烈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

谷永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

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
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
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
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
五德朝種暮獲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
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
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
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
不聽聖人絶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

術○輔導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
楚懷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師○而兵
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王初并天下○甘心於神
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
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
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
鬼使物○入海求仙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
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第○震動海內○元鼎元封
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仙祭祀

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或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程子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

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功夫或曰遊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足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强不得

方正學曰古禮之廢也久矣葬之弊爲尤甚古之葬者萬民各以其族區分而序別之唯有罪者則不入兆域至周之季雖稍變弛然族葬之禮

未變也。昔嘗觀乎洙泗之間。拜先聖人之墓。見伯魚子思之冢。昭穆序葬。而子孫咸祔其側。至今二千年而未巳。猶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儒衣冠而誦六藝者。皆以學孔子自名。至於葬其親。則往往信俗巫冢師之說。爲其身謀。或父子異處。或兄弟殊遷。使其魂魄不相接。形氣不相依。與黜罰其親何異。而尤以儒稱。不亦妄乎。

朱子觀心說曰。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

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知其謬矣

董仲舒曰尊孔氏者黜百家若尊孔氏又信百家必不能眞尊孔氏矣

王仲任曰書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

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
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
葅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猛勇不過子路彭越
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葅汁瀋
漎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
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人若恨恚
也仇讐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
無類吳爲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
爲濤不止欲何求索

司馬溫公曰、或謂迂夫曰、子之言甚膚。衆人之所及也。惡足貴哉。迂夫曰。然、余學先王之道。勤且久矣。惟其性之惛也。苦心勞神而不自知。猶未免夫膚也。雖然。古之天地有以異於今乎。古之日月有以異於今乎。古之萬物有以異於今乎。古之性情有以異於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無變也。萬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爲而獨變哉。子之於道也。將厭常而好新。譬夫之楚者不之南而之北。之齊者不之東而之西。信可謂殊

於衆人矣。得無所適失其所求。愈勤而愈遠邪。
嗚呼孝慈仁義忠信禮樂自生民以來談之至
今矣安得不庸哉如余者懼不能庸而已矣。庸
何病哉。

楊龜山曰。曾與季常論鑄鼎。云鼎之爲說。左傳曾
道來。後人得以藉口者此爾。然使如丘明之說
不誣。亦不過象物之形。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
神姦而已。後之人主。用方士厭勝祈禳之法。此
何所據。丘明云。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卜年。天

所命也。然而洛誥。周公所作。當時所爲。無不載者。若鼎之爲物。乃社稷重器。當載而纂之。載者何也。鼎鑄於夏時。夏之法制。莫詳於禹貢之書。豈有九牧貢金成此重器欲以協上下承天休而禹貢曾無一語及之乎。易六十四卦。其在鼎也。取象爲備。如丘明之說。畧無毫髮相類。而況於後之紛紛者乎。故凡事無徵者。皆不可爲也。

胡敬齋曰。參同契欲闗鍵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聰。目不用明。口不以言。以完養神氣於內。此但

能養一身之私。而棄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比事摘錄曰。兵部尚書羅點。嘗與人論士。或問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

孟熙曰。神仙修煉之說。有無。雖不可究。然或因此致疾者。斯又不可不知也。元有張性虛者。嘗紮東門老。其法專守下丹田。屬纊之際。下田結塊。痛而絕。又一人守上田。鼻中終日涕濃。

薛文清公曰。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之言。皆假說耳。人將謂神仙眞可學。誤矣。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爾。若稍動得。恐未能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程珦常知龔州。有傳屈希範家神降。迎其神將爲祠南海。道出龔。珦詰之。答曰。比過潯。潯守不信。投祠具江中。乃逆流上。守懼。更致禮。珦曰。吾請更投之。則順流去。妄遂息。珦明道伊川之父。

朱子因說鬼怪事曰。人心平鋪着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

呂新吾曰。天者未定之命。命者已定之天。天者大家之命。命者各物之天。命定而吉凶禍福隨之。也由不得天天亦再不照管天地既生人物。則

人物各具一天地。天地之天地。由得天地。人物之天地。由不得天地。人各任其氣質之天地。至於無涯。牿其降衷之天地。幾於漸盡。天地亦無如之何也已。其吉凶禍福。率由自造。天何尤乎而怨之。

薛文清公曰凡詩文出於真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節詩、韓文公祭兒子文、歐陽公瀧岡阡表、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皆不求

工而自工。因知凡作詩文。皆以眞情爲主。
方正學曰。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葬。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葬而信葬師之說。貧寠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徵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爲親謀。下以爲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闇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於床。不於禮而於浮屠。不哭泣擗踊。而於鐘磬鐃鈸。非是之務。則人交笑以爲簡。時可葬矣。泥於山

川之利否。而不即葬。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
棺於子孫。甚者子孫恐葬之禍其身。舉而棄諸
水火。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爲愚。嗚呼是何其
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廻者。果
可信耶。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
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爲將生之本。
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爲天地。倘或有之。人固
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葬師之
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熾者。其

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夭絕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富貴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相率而爲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爲善乎○由大者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殽函河渭無異也○秦帝之亾○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

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內。使地善而可與。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亾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志耳。非視岡阜之向背逆順。臆度目斷。如世之葬師之爲也。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耶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吾獨以告吾族

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于先祠。葬卜吉凶。勿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至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壙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方氏喪葬儀。

丘瓊山曰。有此天地。即有此山川。有此山川。則有所以主之者。是則所謂神也。世俗乃以三月二十八日。為嶽神初度之辰。嗚呼。自天一生水。凝

而爲山其所以凝而成形也亦有時日耶此無稽之甚也。甚者惑於釋氏地獄之說。謂人死。其魂皆必經嶽祠考掠。而有二十四案之像。其說尤爲不經。乞下有司屏除。毋俾得以惑世欺民。

劉靜修曰。人秉是氣以爲五臟百骸之身者形實相乎。而氣亦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泛然。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胳焉而相合。異其類者。固已怫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

腐骨○蕩爲虀粉○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原一也○故先儒謂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纏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脉○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也○推而言之○其○吉○凶○之○於○善○惡○亦○類也○

呂東萊曰○讀書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文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

以此爲耻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耻也

胡五峰曰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衝衝天地之閒莫不以欲爲事而心學失傳矣

程子曰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無住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盡便枯壞也他以謂如木之生生長既足却是住然後却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

是減一日何嘗得任然而氣體日漸長大長的自長減的自減自不相干也

司馬溫公曰。或謂迂叟子於道則得其一二矣。惜夫無文以發之。迂叟曰。然。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發身。夫變白以爲黑。轉南以爲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

朱子答張元德書云。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

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着一敬字通貫動靜。自無間斷。不須如此分別也。

程子曰。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今有狂夫。罪人妄以其先人棺櫬一彈。則便以爲深讐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畧不以爲怪。可不哀哉。

曹月川先生弱冠時。志意堅定。卓然以斯道爲己任。有老僧素諳釋典。鄉人甚敬信之。時先生歸

省○鄉人陰令僧詰先生曰○秀才勤學篤孝○但不信神佛○未善○先生曰○事之如何○僧曰○佛主輪迴○神主禍福○事則報本○先生曰○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能○敬○天○而○不○違○尊○祖○而○繼○志○是○謂○報○本○若事神佛而言行違禮○何云報本○且佛法自漢明帝始入中國○漢去開闢數千餘年○豈漢以前無輪迴○獨漢以後有輪迴哉○神如關某李某等○皆漢世人○豈漢以前無主禍福○獨漢以後有主禍福哉○僧曰○輪迴不可逃惟佛救度○之事佛者升

天堂。不事者入地獄。不可不信。先生曰。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猶旦暮之必然。安有死而復生爲人。生而復死爲鬼。往來不已爲輪廻哉。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如不分君子小人。苟能事佛。一槃升天堂。苟不事佛。一槃入地獄。決無此理。且所謂天堂地獄安在。自古及今誰見乎。不過僧家設之以嚇愚民爾。使人皆事佛。不夫婦。乾坤內。不過百年。無人類矣。佛法將安施。故曰。我道如依三界說。乾

坤不過百年空。僧無以對。久之曰。禍福不可逃。惟神能佑之。不可不事。先生曰。作善降祥。作惡降殃。禍福之來。人爲感之。使人不積善。見禍而諂神求免。神本至公。豈受枉法之贓而倒禍福之柄乎。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道福善禍淫。鬼神不能移也。如不分積善積惡。苟事神者一槩受福。不事者一槩受禍。豈有此理。書曰。惠迪吉。從逆凶。鬼神何與。僧無以對。曰公說神佛皆不足事。歷代何以立敎

門。崇祀典乎。先生曰。佛出西方。本以化導西人。西人事之。中國可乎。故韓文公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至於神之有功德於民者。其祀典亦不敢僭。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祖先。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今一郡一邑。神祠數百。一村一落。神祠數十。家家祀天地。人人祭山川。甚者昊天上帝與五嶽。及忠臣烈士。同坐一室。共饗一祀。悖禮傷教。不可勝言。魯公三望。春秋

譏之。季氏旅泰山。孔子非之。況庶人乎。古者民
不祀非族。神不歆非類。故狄梁公奏黜江南淫
祠千餘。爲此故也。彼釋家妄說輪迴。惑世誣民。
滅天理矣。拋妻子。離父母。滅人倫矣。雖事神佛。
無以救滅理亂倫之罪。況能報本耶。舍中國先
王之法。從事西方空寂之教。舍劬勞罔極之恩。
周旋釋氏悖逆之像。謂之忘本可也。豈能報本。
如欲報本。棄而幼習。歸而故家。拜父母於堂上。
饗祖宗於地下。納室生子。以繼續宗祀。上則

供賦稅下則守禮法仰以事其父母俯以畜其妻子此所謂出幽谷遷喬木也報本之道舍是何以哉僧默然良久曰秀才言是也恨年老不能從學耳咨嗟嘆息以杖擊地者久之

韓魏公曰兩訟在官曲直未定生死予奪繫吾一言其可輕忽今不免曲直顛倒非因受賄即是狥情否則率意鹵莽耳有一於此豈宜居民上乎

問命之不齊恐不是眞有爲之賦予如此只是二

氣錯綜參差。隨其所値。因各不齊。皆非人力所與。故謂之天所命否。朱子曰。只是從大原中流出來。模樣恁地。不是眞有爲之賦予者。那得箇人在上面分付這箇。詩書所說。便似有箇人在上恁地。如帝乃震怒之類。這箇亦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便是有主宰意。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是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朱子曰。聖門

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可。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況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纔問仁。便與打出方是。

朱子曰。或云舊見水懺。言有行者盜常住食物。而變爲餓鬼者。初不之信。近見夷堅志。亦有此事。乃信理可推者。人理耳。若鬼神仙佛事。非理可

究。予謂二事一律。妄則皆妄。眞則皆眞。今乃疑
其一於前。而信其一於後。何耶。天下之事。巨細
幽明。莫不有理。未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不可
以內外言也。若有不可推者。則豈理之謂哉
眞西山曰。谷永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
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
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旦晝不能常
旦晝而有暮夜焉。闔闢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
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

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亦一物耳。而爲神仙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

程子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爲此。死又却爲彼。儘似見得。後却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羅整菴曰。鳶飛魚躍之三言。誠子思喫緊爲人處。復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則直窮到底矣。蓋夫婦居室。乃生生化化之源。天命之性。於是乎

成率性之道於是乎出天下之至顯者實根於至微也聖賢所言無非實事釋氏既斷其根化生之源絕矣猶自以爲見性性果何物也哉

王仲任曰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風臥濕握錢問祟飽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祟不得命自絕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

賀醫閭曰世教不明言天理者不知用之人事言人事者不知本乎天理所以一則流於粗淺一則入於虛無

問人生所遇不齊多不免動心奈何馮少墟曰人
心本是如太虛一切窮通得喪是非毀譽眞如
寒暑風雨原與太虛本體無與畢之存一狗世
心不是高之存一憤世心尤不是只平心易氣
應之便合太虛之體隨其所遇便都是瀟灑快
樂境界
薛文清公曰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
也釋氏亦人耳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
豈有天所生者而能擅造化之柄耶若如其說

則天不在天而在釋氏矣萬物始終莫非陰陽
合散所爲釋氏乃有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
在造化而在釋氏矣寧有是理耶

問諸葛亮取劉璋事如何程子曰諸葛已近王佐
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
不得此則無以自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
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個爲利君子則不
然只一個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

辛天齋曰班馬聰明記覽不下程朱所以終於班

馬者只是學問無本

羅整菴答林貞孚曰此章之說賢友至以爲盜得法相難可謂直窮到底據鄙見爲盜得法是一道也此正當理會處理會得透方見斯道之大全

程子曰雖盜賊至所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聚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

朱子曰學須做自家的看便見切已今人讀書只

要科舉用。及已第則爲雜文。用其高者則爲古
文。用皆做外面看。

王仲任曰。楚相孫叔敖爲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
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蛇
死。向者出見兩頭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
曰。今蛇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卽殺而埋之。
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汝必不死。天
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爲楚相。埋一蛇。獲二佑。
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也。夫見兩頭蛇輒死者。

俗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生無命。在一蛇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嬰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日子。何也。嬰曰。五日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戶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耳。誰而及之者。後文長與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日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蛇。猶五日舉子也。五日舉子。其父不死。則

知見兩頭蛇者無殃禍也由此言之見兩頭蛇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蛇獲二佑如埋十蛇得幾佑乎埋蛇惡人復見叔敖賢也賢者之行豈徒埋蛇一事哉前埋蛇之時多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乃見殺人之蛇豈叔敖未見蛇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埋蛇除其過天活之哉

許魯齋曰恐害於已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於已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

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呂新吾曰。聖人有功於天地。只是人事二字。其盡人事也不言天命。非不知回天無力。人事當然。成敗不暇計也。

薛文清公曰好爲怪異不經之談者不明理也
劉孔昭曰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
目重瞳子越王勾踐長頸烏喙非善終之象夏
禹亦長頸烏喙王莽之重瞳譬駑馬有驥之一
毛而不可謂之驥也禹之長頸烏喙猶龍有蛇
之一鱗而不可謂之蛇也爰及衆庶皆有診相
故穀子豐下叔興知其有後衞青方顙黥徒明
其富貴亞夫縱理許負見其餓死羊鮒聲豺叔
姬鑒其滅族命相吉凶懸之於天命當貧賤雖

貴猶有禍患命當富貴雖欲殺之猶不能害

陳清瀾曰。聖賢之學。心學也。禪學陸學。亦皆自謂心學也。殊不知心之名同。而所以言心則異也。孔孟皆以義理言心。至禪學則以知覺言心。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曰豈無仁義之心。曰不忍人之心。曰仁人心也皆是以義理言心也並不聞專言知覺也禪學出而後精神知覺之說興。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曰覺則無所不了。曰識心見性。曰淨智妙

圓。曰神通妙用。曰光明寂照。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張子韶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陸象山曰。收拾精神。萬物皆備。楊慈湖曰。鑑中萬象。陳白沙曰。一點虛靈萬象存。王陽明曰。心之良知是謂聖。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儒釋所以雖皆言心而不同。以此也。近世不知此。而徒譊譊曰。彼心學也。此亦心學也。陸氏之學。是即孔孟之學也。嗚呼。惑也久矣。

或有言修後世者。朱子曰今世不修卻修後世何也。

謝廷芳曰。昔之人。以陰陽五行。推測祿命。而知生死禍福。亦間有奇中者矣。若今之汎汎售其術者。尤不足信。知命君子。何以惑爲。愚嘗謂聖賢知人死生禍福。而非陰陽五行之術也。孔子曰。由也不得其死。其後戰沒於衛。孟子曰。死矣盆成括。未幾見殺於齊。蓋由也行行。有不得其死之理。括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有足以殺

其軀之理雖當時亦有獲免聖人之言猶信也然則學者亦當知此而已祿命之書雖或億中何足信哉

儲泳曰設土木像敬而事之顯應靈感此非土木之靈乃人心之靈耳夫壇塲社廟或興或廢有靈有不靈者係人心之歸與不歸耳葢人者具眞覺之靈受中和之氣天地之內莫靈於人人心所聚靈氣之所聚也故凡壇塲立於會聚之地而人心歸鄉未有不靈而福德者愚人不知

此理。欲助其靈。乃取活蛇生鴉。或縛獼猴。藏於土木偶之胸腹。此非助靈之道。實助其妖孽耳。知者不可不戒。

韓非子曰。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程子之蟄屋。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

客使侯隲語程子以釋氏之學程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隲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爲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爲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

爻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

方正學曰。君子之學貴乎博。而不得其要。則渙漫而無歸。徒約而不盡乎博。則局滯而無術。孔子孟子。可謂博矣。然而孔子曰。吾一以貫之。孟子謂將以反說約也。世稱張茂先爲博物。吾觀其所著書。何其異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物之至要。而不可不求其理。至於鳥獸草木之名狀。與古者之異言怪說。有所不知。何病其爲君子。茂先獨汲汲焉。纂述惟恐其不詳。而於至

要而當知者。反無所明焉。其所務若此。可謂知所先後乎。身爲輔相。視亂倫悖敎之事。皆不之顧。至於張林孫秀犬豕之徒。卒見殺於其手。博物之智、果安在耶。士不知道。而多聞之爲務。適足以禍其身而已。

問一物不容。萬物皆備景象。時書院新闢。皆除灑掃。花樹森陰、令人可愛。馮少墟因顧諸生曰。皆除灑掃。此便是一物不容景象。花樹森陰。此便是萬物皆備景象。若異端之一切俱無。是無蕪

穢。併無花樹。世俗之無所不有。是有花樹。併有蕪穢。於理通乎。諸生間之躍然。

陳北溪曰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個序樂只是個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先緣無父子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

朱子答丘子野書曰。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

至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
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爲此也晉獻之欲立驪
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卜之不
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巳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
筮之是以私心爲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
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不免於凶也今
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
卽此以較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
也

敖子發曰或問沛公斬蛇神母夜哭信然乎予曰適然遘蛇而斬之無足怪者乃若神母夜哭竊疑沛公嗾老嫗爲之又嗾人告焉使神其事以鼓西向之氣耳夫鈞謂之帝子也在彼爲蛇在此爲沛公何擬倫之不類耶雖然兵詭道也假神道以聳動人心尤兵家秘密之術觀田單守即墨而天神下降陳勝首禍而魚腹獻丹書類可槩見

韓文公曰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

而世慕尙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遊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工部尙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尙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尙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顚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節竅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

䰈○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
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
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
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
爲丸○服之○別二年而病○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
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食柳秘
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誡者也○蘄○不○死○乃○速○
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
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

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鷄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其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蕃俗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天竺之

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爲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禱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曹月川先生在蒲諸生某其母詣解州壽亭侯社請隨行先生鳴鼓名諸生曰妄行淫祀諂求鬼神非吾徒也生曰母心欲之先生曰汝平日但少諭父母以道之義爾汝母離閨門從淫祀當明大義以死諫之既不能諫又從而助之可謂孝乎孔子曰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生曰

時關陝江浙千里赴會何獨愚生先生曰彼無知之人不知禮而妄行者汝業儒有年詎可混同流俗乎且關雲長剛明正直無少私曲生爲侯王死爲明神安肯饗民間婦女褻瀆哉聖朝祀典古今忠臣烈士春秋祭祀各有名分府得祭者州不敢與州得祭者縣不敢與況民間乎況婦女乎於古則違禮於今則違法而以阿意曲從越禮犯分爲事可謂讀書學禮人乎禮曰婦人無故不出閨門又曰婦人不可下堂送客

又曰。婦人既嫁。不百里奔喪。今汝母不然。出閨門矣。下堂矣。出百里矣。猶不知諍。謂之孝可乎。其人愧謝不往。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程子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巳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

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

歐陽文忠公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

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僅逾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

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
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
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
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
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尙或可以
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逞情以害其生者是
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
疾最下姿意而貪生
朱子曰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

眞箇在上帝之左右眞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

胡致堂曰佛教至今千有餘年其徒寖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寖廣淺智狹聞之士讀之如以葉舟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涘然佛者之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爲非性佛固人爾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爲性耶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心也且自侈其道以爲廣大慈悲

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虻。皆所憐憫。損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獨於夫婦君臣父子、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蚊虻爲比。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

呂新吾曰。人言之不實者十九。聽言而易信者十九。聽言而易傳者十九。以易信之心。聽不實之言。播喜傳之口。何由何蹠。而流傳海內。紀載史冊。冤者冤。倖者倖。嗚呼。難言之矣。

羅整菴曰。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

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時或有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初亦以爲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別於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識象山亦不識孟子矣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一段言語甚是分明所貴乎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

之理也是則孟子喫緊爲人處不出乎思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教學者。顧以爲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温柔自寬裕温柔。當發强剛毅自發强剛毅。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所謂生而知之者。而豈學者之所及哉。苟

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有出於靈覺之妙。而長短輕重。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爲至道。謂非禪學而何。

楊龜山曰。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

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天順乙卯。命撰三清樂章。徐溥率同官上言。天子祭天地。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爲貴。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特牢。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乃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理也

問有人夜怕鬼者柰何。陽明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

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
乎只此一怕卽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
范竹溪曰。人倫之道。從天從地。亙古亙今。一失其
倫。不成世界。觀之殊方有君。同此父子生育。同
此男女配合。同此兄弟類聚。同此朋友合散。是
海外絕域未嘗無五倫也再觀蟻蜂之君臣。虎
狼之父子。鴻雁之長幼。鴛鴦之夫婦。麋鹿之朋
友是鳥獸昆蟲未嘗無五倫也又觀南山之橋。
北山之梓。連理之枝。紫荊之茂。梅稱兄。樊稱弟。

桂稱子蘭稱孫松竹稱友是草木無情亦何嘗不以倫名哉人而數其倫反不如草木鳥獸殊域矣柰何有棄君臣去父子滅夫婦絕兄弟朋友如沙門自足也更有亂臣欺君忤兒背父夫婦潺而昆仲乖朋友反覆如雲雨斯天下大亂也故五倫明則人道立人道立則天下治全在主風教者諄諄提醒刻刻化誨之

問再娶皆不合禮否程子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

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

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是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葢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司馬温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

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挾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朱子曰。楚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托神以爲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都不貫。

賀醫閭疏畧曰東岳太山之神但謂太山之靈耳初非人鬼也春秋祭祀祇宜設壇立主以祀之豈可建爲廟宇塑爲形貌而仍用祖宗已革妄誕之號乎且又別爲廟宇塑爲夫妻不知又以何山爲之配也豈非妄誕中之妄誕者乎昔季氏以大夫而祭之孔子尚議其僭竊何乃今之庶民小子賊盜娼淫皆得僭越諂瀆而汚穢之乎魯地如斯已爲非禮況如遼東相去二千餘里亦爲廟貌祀之名曰東嶽行祠夫山爲至靜

之物其神安有巡行之理且又塑爲十殿閻羅之形○剉燒舂磨之狀○以惑亂萬姓○展轉妄誕○一至於此○

張子曰○范縝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

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已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馮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憝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帝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

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況、楊雄、
王仲淹、韓愈、學亦未及聖人。亦不見畧言者。以
爲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
言親見者。
來瞿唐曰。余遊峨眉山。欲見佛光。連日陰雨。山中
將住一月矣。僧曰。此光亦難遇。如將發光之時。
前一夜必有大風。吹撼屋動。則次日有光矣。果
一夜風發屋動。次日天開霽晴明。僧曰。此當以
日影驗之。日照屋影到某處。即有光矣。果至其

時。日射厓下之光石。卽有霧如線。平鋪二三十里。僧家謂之銀色世界者。此也。俄而空中兩道白毫挺出霧中。卽有一光。如螮蝀。紅綠相間。圓如月。五七丈寬。此蓋山之精英也。苾芻指爲佛光。世人安得不惑哉。朱子說峨眉山看佛光。以五更看。五更看者。非佛光也。僧家謂之聖燈滿天飛。蓋腐葉之類。

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

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何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唐荊川曰鄉賢之祀關閭巷萬户公論關國家彰癉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魯國之祭鄉先生於社者當太牢於三桓而不當太牢於一栖栖代樹削跡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當奉其祖父以從祭於社與祭於大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弗何叔紇之名於鄭僑吳札之上矣故曰稱足以詠之稱足以謚

之。此臣子之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
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
馮少墟曰。忍性之性。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人與
禽獸同。若教他忍。教他不謂。則禽獸便不能矣。
禽獸不能而人能之。正。謂。人。有。此。一。點。義。禮。之。
性。耳。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方正學曰。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爲韓退之所推。
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
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

如。此。近世銘墓者。爲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拂然有不滿之邑。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

耿庭懷曰。賢友不求所以生死之道。而徒辨所以生死之由。不於見在當前求了畢。欲於死後再生尋究竟。千言萬語。只是落在一個輪迴深坑裏。不見有超出底意思。千古只在今時迷了。第決當下。若云姑待。是誣豪傑。賢友謂人生穎異。必其前生叅悟之力。結爲慧根。又輕看了那生

萬物的。他旣會生萬物。便不會生一個穎異的。人有一個穎異的人。便是生前叅悟來者。則自古及今。只生了些癡愚鈍根而已。是誣天地。若謂自古及今。只是這些愚智在天地旋轉。則。初。生愚智時是誰來者況旋轉來。智者必益智。愚者亦漸智。何乃今人不及古人遠甚。是誣聖賢。賢友又問死後光景作何狀。死者必有一着落處爲家。余卻問賢友見今光景作何狀。目前着落豈無家。如徒以耳目手足。飲食男女。奐作生

時光景。宜乎其復求死後之光景也。况以生為客為寄。而以死為歸為家。則。生。不。如。死。矣。是誣生死。蓋佛氏輪廻之教。原為超出生死而設。再生之說。乃其徒敗壞家風的說話。何故信之深。勿論儒道。禪已荒矣。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為樂飲。請無為禮。晏子蹵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湎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

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
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
與○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
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
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
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
而百姓肅也○

程子曰○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
個道理○後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

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
傳得。安有此理。

歐陽文忠公曰。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爲甚。江南
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獨立。而世俗轉孤
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爲彭郎
磯云彭郎者。小姑婿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
一婦人。而勅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繆哉。西
京龍門山。夾伊水。上有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
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見其廟像

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鋭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朱子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

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
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
眞西山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
也自古忠臣義士奮不顧身視死如歸如此則
是不孝矣此又何也曰此與其他毀傷不同蓋
殺身所以成仁旣成仁則孝在其中矣殺身成
仁形雖虧其理不虧身雖殞其性不失乃所以
爲孝也昔晉周處死於戰陣其母猶在太常賀
循謚之曰孝以常情言之母在而死於國可以

爲忠而不可以言孝矣而晉人乃稱周處爲孝
者葢忠孝一理能忠於君乃可以爲孝也然捐
身蹈難乃處臣子之變如曾子之戰兢自守乃
處人子之常要當參觀可也

明宣德朝有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刲肝煮
液飲之而愈禮部奏宜旌表上曰爲孝固自有
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
割肝此豈是孝若至殺身其罪尤大況太祖皇
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傚之豈不大壞

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程子曰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豈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眞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

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銷鑠了。
邵堯夫謂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
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漁者曰。諾。
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
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
禳之奚益。修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
間哉。樵者曰。有為善而遇禍。有為惡而獲福
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
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

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樵者謂漁者曰無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欺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胡敬齋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晝是息夜是消晝

是伸夜是屈晝是始夜是終不是將消者再來
做息屈者再來作伸晝則必夜夜則必晝是自
然之理昨日晝夜自是昨日底晝夜今日晝夜
自是今日底晝夜不是將昨日晝夜來作今日
晝夜是昨日晝夜盡了今日晝夜再生造化不
窮往者過來者續舊者滅新者生自然而然死
生便是此理精氣爲物物便生是聚也始也游
魂爲變物便死是散也終也造化自能聚散自
能始終豈將既往之聚散來作新來之聚散將

既往之始終來作新來之始終如寒來暑往。是
寒極必暑。暑極必寒。亦不是將去年寒暑來作
今年寒暑。是今年新生底寒暑。故歸根返元。死
生輪迴之說。是不識造化也。

方孝孺曰。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
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
矣使德而可以致福遠禍則羑里匡人之厄無
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
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

不足

胡氏曰佛固爲賢然亦人耳使其心有道其骨毛瓜齒若何而能神其徒寶而畜之者又云有五色珠非附而生焉名曰舍利子云是精氣所結也是物也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病不可療無益生人梁武敬信之篤至幸寺設齋冀得護持然不免餓死佛力果安在哉